

目錄

第一章 | 紀年

辛丑：牛年	010
癸卯：兔年	018
甲辰：龍年	024

第二章 | 四季

立春：香港正菜	036
春分：雨霧中的古樹	044
夏至：三伏天如何過？	050
立秋：秋播季節	058
冬至：一早一晚還是有雨	065
花月：隱山的食用花	071
荔月：離枝的果實	079
瓜月：收瓜了	085
菊月：花之隱逸者也	092

第三章 | 日月星辰

初一：披著星光夜行	102
十五：潮汐漲退中的生命躍動	110

農曆新年：除舊歲、做年糕	117
清明節：祭禮與茶粿	124
端午節：客家糉	132
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：颱風下的牠們	140
中秋節：山中日月	148
聖誕節：麋鹿與冬候鳥	155

第四章 | 時光

晨曦：黎明前的露水和晨間的鳥	166
黃昏：牛群到哪裡睡覺	174
午夜：夜裡蛙蛙叫	182
一炷香：山中的蚊蟲	189

附錄一 小說：牛妹	199
附錄二 二十四節氣	226
附錄三 十二月令	230

農夫們的生活時光，
彷彿仍以千年來的傳統曆法，
去理解季節更替的規律。

第一章

紀年

CHRONOLOGY

二〇一三，癸巳蛇年。

我仰望大樹楓香，覺得自己像一塊落葉，葉綠素缺失，非常疲累。冬風吹過，枯葉被主幹拋棄落到水中，從上游飄浮到中游下游，隨著命運的溪流。

世上事物擁有千姿百態，把它們放上心頭品味，將情致辨清，就懂得了物之哀。「物哀」是一種偏於哀思又空寂的感懷，含著悲的調性，在自然環境與無常中，由悲美觸動內心愁緒，轉化為獨特的美感。美好事物終必消逝。極美之後，伴隨著凋零，又美又無常。

我幾近枯萎，幸好那年，大自然將我接住，再輕輕放回河岸。日光透過樹梢的縫隙，斑斑點點照到我的身上。濱邊的植物悄悄發芽，生機彷彿勃勃。即使是在生命看似即將終結的時刻，大自然的循環與更新，那些在生命過程中被拋棄的部分，仍舊被給予某種重生的希望。

二〇一四，甲午馬年。

出版《尋花》以來，我與大自然的關係愈趨密切，愛上自然的質樸，經常頻繁地、單人匹馬地走到野外，渴望真真正正與這片大地連結。

曲水有情，石頭淨潔沉穩；那些年抑鬱受挫，當時確是自然界中那些細小柔微的花朵給予安慰，讓我轉移視線，慢慢走過那些險峻的幽谷。

小野花、石上青苔，甚或根本不開花的低調蕨類，都足以讓我賞味半天。當初的我並不知道，香港這個「彈丸之地」、「石屎森林」，竟也有原生植物二千一百多種；雖然沒有園藝植物的瑰麗，但原生植物擁有著原始而強大的生命力，更能適應本土環境及氣候。

園藝植物往往僅是盆土與植物的關係，遍佈四方的原生植物卻是與整個大地互相呼應。

於是我也特別喜歡 *in situ* 這個詞，是一個拉丁文片語，指「在原本位置」；進行 *in situ* 在地研究，人們便能發現研究對象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世代地，與環境及附近物種產生互相依存的親密關係。

動植物間或掙扎求存、或相依相親，種種關係令人充滿聯想，為我提供更多創作上的可能性。



香港四照花
Cornus hongkongensis
山茱萸科
Cornaceae



蕨類植物
Pteridophytes

二〇一八，戊戌狗年。

撰寫小說《隱山之人 In situ》時，我發現位處荒蕪「郊野」與繁榮「城市」之間，其實也有一大片十分曖昧的地帶，正是鄉村和農田。

二〇一九，己亥豬年。

社會最動盪的日子，我進駐遙遠的新界東北梅子林村參與藝術活化計劃，主職為荒村房子外牆繪畫生態壁畫，希望能透過繽紛的畫作，打破這裡以往的廢墟形象。梅子林村總是散發著一股隱世村落的氣息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，原居民全數遷出，偶爾週末才有一兩戶人家回來打掃，人跡罕至，卻成為野生動物的樂園。

這的確是一段不尋常的時光，在紛亂的時勢裡，它恰好成為避世天堂。後來又認識兩位於鄰村荔枝窩工作的農夫，遂萌生合作念頭。

二〇二一，辛丑牛年。

我開啟了斷捨離的一年。

斷捨離常用在日常生活、人際交往、思考方式等方面。我是巨蟹座，念舊又喜歡儲物，舊居總積存過多的雜物；情感上也一樣，留戀著早該灰飛湮滅的回憶。我羨慕落葉喬木，冬天時把身上的葉子統統甩走，落得一身輕盈，還利用過去的經驗滋養自己——風吹枯葉落，落葉生肥土，落葉分解後變成腐植質，能改善土壤條件，對樹而言，落葉，不一定要掃得乾乾淨淨。

也許「牛年」就是一個啟示；這一年神推鬼掌地開墾了田地、成立了小農場，甚至決定搬到偏遠鄉郊居住。荔枝窩

位處香港東北一隅，背山面海，屬隱世良地。隱山農場（Farm In-situ）敲定於此地扎根。現在，隱山之人有塊小田，租間屋，種了些美麗花果和有機玉米，讓未來有了寄託與希望。

「小隱隱於野，中隱隱於市，大隱隱於朝」是中國古代的道家哲學思想。白居易說：「大隱住朝市，小隱入丘樊」，「隱」於「山」林的人，厭倦於繁亂的社會現實，需要置身清靜山林，以達到心中的平和境界。



第一年的隱山

山中的生活一般都淡泊，沒有享受，沒有過多資訊，周圍都是動植物，奉承和權力均無必要，四周寧靜，溪水清澈，空氣通常良好。依山傍水，夾於山邊海岸之間的荔枝窩平地，房子常被隱沒在雲霧裡，四周圍繞濃重的郊野濕氣，把

玉米
Zea mays
禾本科
Poaceae



糞金龜（康蛻螂）
Copris confucius
金龜科
Scarabaeidae



種子輕輕埋在土中，不出七天就會萌動發芽。

走過清晨霧濕的田野，揚起了蝶和蛾，還有許多不知名的生物。那些泥土裡的小生命，如不見天日的蚯蚓和糞金龜、日夜奔波遊走的螞蟻，對農夫來說，都是降解堆肥和傳播花粉的好幫手。

記得台灣農田詩人吳晟的一首詩，當中有幾節談到生活中「直接經驗」的重要性：

我不和你談論詩藝
不和你談論那些糾纏不清的隱喻
請離開書房
我帶你去廣袤的田野走走
去看看遍處的幼苗
如何沉默地奮力生長

我不和你談論人生
不和你談論那些深奧玄妙的思潮
請離開書房
我帶你去廣袤的田野走走
去撫觸清涼的河水
如何沉默地灌溉田地

比起書本或理論的學習，我更看重親身與自然界的直接接觸。是的，那些實實在在的深耕細作，有時勝過書本理論。